

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

ELMYR DE HORY

假画大王

埃尔米尔·德·霍里传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

J203
2

假画大王

埃尔米尔·德·霍里

.....
凡 著

传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假画大王: 埃尔米尔·德·霍里传 / 凡凡著.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22-2585-2

I. 假… II. 凡… III. 霍里 - 传记
IV. K837.1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263 号

假画大王 埃尔米尔·德·霍里传

著者 凡凡

责任编辑: 姚宏翔 封面设计: 卢卫

技术编辑: 徐乔其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合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322-2585-2/J · 2464

定价: 10.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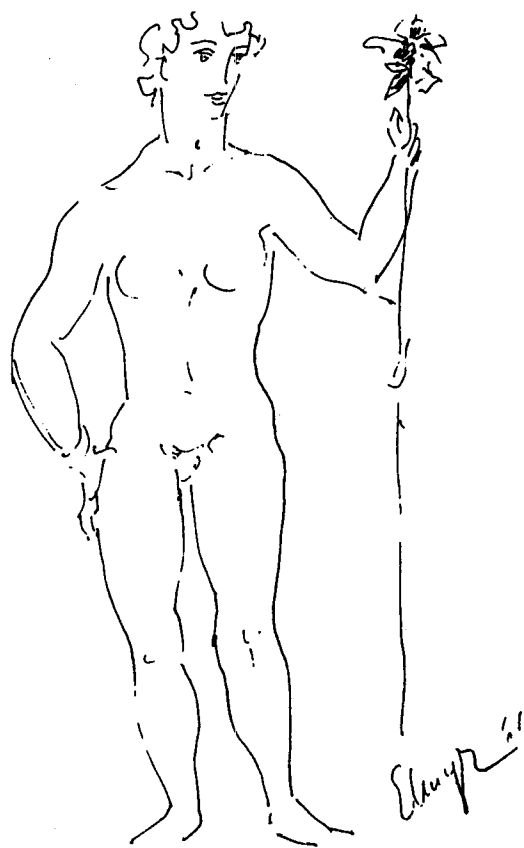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姚宏翔

PA226.4

装帧设计：卢卫
技术编辑：徐乔其

一.	隐居伊维萨	1
二.	落泊的匈牙利贵族	10
三.	旅居美洲	22
四.	新奥尔良荣誉市民	36
五.	林肯轿车的诱惑	44
六.	迈阿密的邮购业务	51
七.	再造马蒂斯名画	64
八.	自杀未遂	77
九.	重返欧洲	86
十.	旅居罗马	97
十一.	致命的交易	107
十二.	费尔南德一夜暴富	116
十三.	风波四起	127
十四.	最后的归宿	141

— 隐居伊维萨



1961年夏，在地中海的一个名叫伊维萨的西班牙小岛上，一位衣冠楚楚的匈牙利绅士悄悄地租下了郊外的一幢舒适的房子，此人自称为埃尔米尔·多里布廷。虽然人到中年，可他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戴着系在金链子上的单片眼镜，衣衫全都是开司米料的，此后他在小岛上居住了七个年头，期间总是戴着一只卡蒂埃手表，开着一辆

1. 埃尔米尔自画像。

红色的科维特变篷汽车。他会说五种语言，并且都十分流利，只是不太地道。不久，在伊维萨岛的侨民中有传言说他是一位被释放的匈牙利王族后裔——也许是一位王子，至少是一位男爵。埃尔米尔嘴角总是带着一丝狡黠的笑，说话时总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一双棕色的眼睛又大又亮，皮肤晒得乌黑，长而下坠的耳朵，以及老是恶作剧地鬼笑，似乎有点像一个来自森林的精灵；即使不把你吃了，也极可能给你一串咒语。他是一位迷人而养尊处优的绅士，人们显然看得出来他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艺术收藏家”。

他在租住的房子里平静地生活了三年，然后在15世纪的古老城墙后面的悬崖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别墅，带有一个腰形的游泳池，宽适的阳台，万紫千红的花园，并且能看到三百米之下的深蓝的大海之全景。这座被称作拉法拉斯的别墅犹如好莱坞布景师所设计的地中海隐居地。登上一段石阶，通过一个后门就进屋了，一个宽大的通道将人引到两个互相独立的睡房。其一是埃尔米尔的，另一间则由于被漆成单一的红色而被称作“红房”。楼上一间巨大的客厅伸展成整个面积，伴有一间吃饭间和一间美国风格的厨房。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当时伊维萨岛上的居民仍然在用木炭煮饭。

还有几间仆人的房间，在房子的下层有一间较为特殊的房间，其窗户能遮蔽外面偷看的视线，不管从路上还是从通往游泳池的露台都看不到里面在做什么。进入这个房间得通过厨房后面的一个室外楼梯。除了建筑师和一位专门负责打扫的佣人以外，只有三个人知道它的存在。

在冬天，埃尔米尔去国外旅游。在夏季，他就和那些画家朋友一起呆在伊维萨的咖啡馆或阿伦·考夫曼的拉蒂尔拉里，或者请他们到家中的游泳池边野餐，在烛光下享受匈牙利菜炖牛肉，这和他的艺术收藏家的身份很相称，他经常购买他们的画，虽然这并非是为了显示财力，但至少也体现了其艺术品味。他是否真的懂艺术？有传言说埃尔米尔年轻时在布达佩斯或巴黎曾是一名出色的肖像画家。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但没有人信以为真。另外

有人声称在一个清晨看见过埃尔米尔，他穿着白色的短衫，戴着墨镜，拖着拖鞋在码头转悠，然后用水彩画渔民补网的情景。听说此事的人都笑了，他们猜想这个富翁也许太孤单太无聊了。有一次，一位曾在威尼斯和东京艺术节上获大奖的名叫皮埃尔的俄罗斯画家，偶尔在埃尔米尔的桌子上看到一幅钢笔裸女。皮埃尔问：“这是你画的？”埃尔米尔点点头，皮埃尔仔细看了一下说：“这可是相当不赖的画作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是别人画的？”“呵，是的，”埃尔米尔赶紧说“是别人画的，我刚才才是开玩笑的。”

伊维萨是地中海上一个可爱的小岛，四季宜人，冬天不是很冷，夏季更是迷人。它也是一个十分紧凑的小岛，人人都很关注别人的情况，事无巨细都逃不脱别人的眼睛。小小的伊维萨移民社区犹如是美国的一个缩影：无论哪个早上，只要你坐在咖啡馆外面就能看到荷兰嬉皮士、美国小说家、跨了的一代等形形色色的人，还有许多超短裙在晨风中飘动，好像刚刚从母亲怀里飞出来的小鸟一样活泼可爱。至少还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以及几个大胡子英国士兵，或许还有一两个百万富翁。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但大多数人却把时光消耗在闲聊上。自从埃尔米尔到这里以来，他就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

大多数人都认为埃尔米尔是继承了家庭的遗产，因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匈牙利移民看上去无疑是从来也没有干过粗活的。另外一个人们颇为相信的说法是，他的钱来自家属的一宗绘画收藏——野兽派、印象派、后印象派艺术——杜飞、弗拉芒克、雷诺阿等人的作品——在战后从匈牙利走私出来。两位年轻的巴黎画商费尔南德·勒格罗和里尔·莱萨德，他们偶尔也到伊维萨来看望埃尔米尔，被认为负责藏品的出售。勒格罗三十刚出头，看上去像拉丁人，眼光锐利，说话很急，是一个带点女人气的埃及血统的美国人。他喜欢对人说自己从前是芭蕾演员，已经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四岁的儿子。已经结婚倒是事实。

里尔·莱萨德则是一个鬍发的法裔加拿大人，相貌姣好，比勒格罗小十岁，后来世界各地的媒体婉转地把他称之为费尔南德·勒格罗的“旅行伴侣和私人秘书”。他是一位老是带着笑意的

令人愉快的年轻人，常常露出漂亮洁白的牙齿，一双浅棕色的眼睛显现出一股天真和温柔。大多数埃尔米尔的朋友都喜欢里尔，并对他和费尔南德相处得如此之好感到惊讶，因为费尔南德性情粗暴且常常富有攻击性，正如有人曾说的那样像“一位卑劣的舞男在凌晨四点的蒙特马特尔向人们丢售下流的图画”。伊维萨岛上认识他们的人大多认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尽管这是费尔南德和里尔都不愿谈论的话题。谣传他们住在巴黎亨利马丁大街的一幢宫殿似的房子里，并且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巴西、日本、纽约、德克萨斯、南非——买卖珍贵艺术品。埃尔米尔，出于他那匈牙利的热心肠，显然给了他们贩画生涯的起点。在1964年，岛上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埃尔米尔驾着一辆深红色的马自达敞篷汽车四处兜风，他稍稍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别人解释说它是费尔南德和里尔送的礼物——显然是为了感激他起初对他们的资助及其委托他们出售那些名画。

但埃尔米尔对自己的过去并不会提供真实的线索。一些密友经常问他到底是谁（他们的意思是：他的头衔是什么？为什么离开匈牙利）？他或沉默不语，或微笑不答，或含糊其词；他显然不仅仅是眼前这位衣着讲究的单纯的埃尔米尔那样简单。“假若有人逼我说出秘密的话，”有一天他对年轻的德国女画家伊迪丝·萨默说：“你就会觉得如同我对你说我是杀人凶手一样吃惊的。”他看了看她的表情补充说：“当然我并不是杀人犯，绝对不是。但你会同样吃惊的。”

他的故事，也许正如他自己常常夸夸其谈的那样，总是在堪萨斯城的在街上闲逛，或在香榭丽舍大街或罗马威尼托大道的某家时髦的咖啡馆里啜饮；然后，会十分意外地碰到“老朋友”朱迪恩·安德森，或“老朋友”田纳西·威廉姆斯，或者是和他一样出身高贵的阿加·卡恩公主、萨尔韦德·达里公主、尤索帕夫亲王、巴伦·森齐尼亲王、查扎亲王或阿加撒·拉蒂勃亲王——“他母亲也是匈牙利人；她是一位公主；有一个日尔曼小王国，亲爱的，被称为拉帕蒂荷兰”——随时随地，这些他多年不见的有头脸的人物会遇到，他们带着意外的惊喜尖叫或咕哝着他的名字

“埃尔——米尔？”好像他是一只刚从垃圾堆里飞出来的凤凰一样。在讲述这些奇遇故事时，埃尔米尔总是怀着一种找回了久违的好友的喜悦，犹如在一个消失的世界里一直存在着悠闲的时光和温柔的记忆，在春天的威尼托大街上出人意料地碰到有人和他打招呼，叫一声“埃尔米尔”，他觉得是最美妙不过的事了。

这些故事是真是假无人知道；虽然人们清楚埃尔米尔特别喜欢吹嘘认识某某名人显要来炫耀自己。但他的自我欣赏常常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那些喜欢他的人，如伊迪丝，称他是一位“慷慨的、感伤的、热心肠的大好人”（他经常借一些钱给年轻人、画家、朋友甚至一面之交的人），说他是一位“旧式的绅士”，既迷人又富有智慧，犹如是“岛上最好的厨师”。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或没有被邀请到他家吃饭的人）则称他为寄生虫和势利小人；或者，如一个英国女人那样叫他是“令人厌烦的小老头，总是谈论别人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中欧皇室，甚至他本人是否真的认识也令人怀疑”。

不管有否关于埃尔米尔的种种传闻，那时的伊维萨小岛确实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好地方。然而，到了1967年，第一次有关丑闻的隐约报道，犹如地震之前茶杯的碰撞声那样，开始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有关的报道很凌乱，而且缺乏细节和证实，但似乎是说有人在伪造并销售一些稀世名画。与之相关的有三个人物，其中两个骗子是费尔南德·勒格罗和里尔·莱萨德，他们是埃尔米尔的朋友及他的家属艺术收藏的销售代理。第三位有关的人物是受害者，一位名叫阿尔古尔·赫特·梅多斯的石油富翁，报道说费尔南德和里尔将四十四幅法国名画家的作品卖给了他，全都是仿冒杜飞、德加、弗拉芒克、莫迪里阿尼、毕加索和德朗的名画。勒格罗显然是两人组合的核心，而莱萨德则数年来一直去梅多斯的达拉斯的家里，用一辆租来的汽车推销那些画作。这些假画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地附有一些证明文件——例如来自画家亲属的证明，或者画廊里过去曾拍卖过的记录，甚至于有巴黎专家的鉴定书，或者法国政府的认证书。

梅多斯是美国石油总公司的老板，一位以精明著称的商业高

手，对他来说，勒格罗和莱萨德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对一位记者说“他们带了一幅莫迪里阿尼的画来找我，要价100000美元，我知道当时的行情差不多就是这样。第二天他们把价钱降到75000美元，我让他们把画拿走。当他们将要离开达拉斯时，我总是找借口说自己很忙。他们像追女人一样缠着我不放。不，晚上没空。明天晚上？不，我约了几位朋友。那么白天如何？噢，我也说不准。这样过去了两三个星期。他们一直对我说要走了，我说我并不请他们留下来，假若想卖给我的话，我只能出45000美元。最后成交了。

所有这些有疑问的画作，坦率地说，总价值在200万美元左右，而据说梅多斯实际支付却要少得多。然而，不问价格如何，似乎这是非常漂亮的一击。但媒体并无有关起诉的报道。假若梅多斯想在法国要还公道的话，就意味着起诉一个无名小卒，而当法国报纸报道此事时就会用X先生来指代勒格罗了。有些报道说勒格罗雇用了一些画家在法国南部搞了一间赝品“工厂”，但显然无意作进一步的调查。奇怪的是，在大多数关注此事的人看来，费尔南德·勒格罗和里尔·莱萨德仍然自由自在。而且，他们还在做着生意。

当埃尔米尔被问到此事时，他若无其事地耸耸肩，或冷漠地干笑一下，好像是在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而德克萨斯石油大王就是德克萨斯石油大王。”但他的表情隐隐约约流露出一丝担忧，于是伊维萨岛上的人们就觉得这位匈牙利绅士与诈骗事件有牵连。问题是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否曾在费尔南德和里尔的诈骗中资助过他们？还是他被敲诈了？或者愚蠢地签署了某些文件使自己卷了进去？是否有些假画来自他的家属收藏？还是他的家属收藏纯粹是子虚乌有？

埃尔米尔显然并没有被这种猜疑所困扰，他在1967年3月飞往马德里去出席了一家剧院的开幕庆典，并谒访了那儿的一些朋友。几乎在他离开小岛的同时，法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披露了新的丑闻。一批名画——两幅杜飞、两幅弗拉芒克、一幅德莱恩——在巴黎附近的波伊尼托斯小城拍卖时被法国警察宣布为赝品，

而这些画是费尔南德·勒格罗的。有人质疑埃尔米尔，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出售给梅多斯的假画只是露在水面的冰山之尖呢？埃尔米尔又一次耸耸肩。他说：“亲爱的，就我的经验来看，新闻媒体总是在夸大其辞。”

一周之后，也许是对波伊尼托斯事件作出某种响应，一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三幅名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它们是日本国立西方美术馆在1963年和1964年购买的，是日本政府资助了这次收藏，一幅杜飞，一幅德莱恩，一幅莫迪里阿尼，此事又一次与无处不在的费尔南德·勒格罗有关。

东京的报纸说那幅杜飞的画和德莱恩的画同样支付了70252美元，不过非官方的估价要高得多。不管价钱多少，费尔南德·勒格罗这个名字已成了贩卖假画的代名词了。奇怪的是，无人对此事表示出更大的关注，至少在报纸上，虽然偶然还提到在法国南部有一间假画“工厂”，也许在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但对制假者的身份却没有进一步的追究，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假画已超过五十多幅。

1967年4月中旬，费尔南德·勒格罗在两位年轻保镖的陪同下，在夜里从巴塞罗那来到伊维萨岛。然后驱车上山来到拉法拉斯山庄。他破门而入，更换了门锁，并冷漠地向公众宣布：“这幢房子是我的，不是埃尔米尔的。他无权呆在这里，我打算住下来了。”

埃尔米尔于一个星期之后从马德里回来，精灵般的耳朵上方头发已有些花白，单片眼镜不见了，脸色有点苍白，他对勒格罗的行为表示愤怒和抗议。然而警方并无驱逐或惩罚费尔南德的动作。埃尔米尔四处出去找朋友来帮忙，雇用并解雇了几位不能立即保证他获得法律公正的律师。几天后他来到了地方法院，法官在研究了所有的文件后作出了判决。这幢房子很清楚本来就属于费尔南德·勒格罗先生的，不过有一个私下的协议允许埃尔米尔·多里布廷先生长久地居住。这样两位绅士就得同住一幢房子了。

埃尔米尔和费尔南德两人勉强在拉法拉斯山庄同住了三个星

期。与此同时，在伊维萨的路边咖啡馆里开始流传出一种新的谣言，有人说是埃尔米尔创作了所有那些在达拉斯、波伊尼托斯、东京出售的假画。另有人记得，几年以前，曾听说有人看到过一幅埃尔米尔的油画很像“是一幅马蒂斯的赝品”。

这种说法最后被一位名叫欧文·布罗纳尔的德国建筑师所推翻，欧文就是拉法拉斯山庄的设计及建造者。他曾多次去埃尔米尔先前租住的房子里造访他，经常看埃尔米尔画油画或水彩画。一天上午，在阿尔汉布拉咖啡馆，不幸的埃尔米尔从马德里回来的一个月之后，布罗纳尔说：“听着，埃尔米尔，人家在说你是制作那些假画的天才。你知道，人人都有权这样说，人人都有权相信，但我们——我和夫人吉斯拉——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我们曾见到过你的画。你决不可能画得出来，你没有那种才能。”他关爱地抓紧埃尔米尔的肩膀。“有趣的是，有些人告诉我在拉法拉斯下面有一间秘密的画室，你就在那里创作那些‘杰作’。我听了之后大笑说：‘噢，是我建造了那幢房子，下面除了石头之外什么也没有！而且他每天早晨到阿尔汉布拉咖啡屋喝沁扎诺酒直到下午一点钟，在下午他要小睡一会儿，而晚上总是出去——所以他哪来时间去画那四十幅画呢？’”

“不，我的朋友，”他对埃尔米尔说：“让他们去中伤你吧，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埃尔米尔有气无力地笑笑说：“非常感谢你。你真是太好了，欧文。”说完就起身告辞了。

那天晚上，在拉法拉斯山庄的起居室里，埃尔米尔最后一次和费尔南德·勒格罗在一起。费尔南德坐在那里闲适地吸着一支丹麦香烟，两只脚架在埃尔米尔的咖啡桌上。两个人，一位匈牙利老头，一位轻的美国人，单独在一起。

“这样下去我吃不消了。”埃尔米尔悲哀地说。

“那你就走吧，”费尔南德笑笑说。

“去哪儿？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这是我的家。我没有地方可去。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住到西班牙南部去。如果你呆在这里，他们会找上门来的，他们会把我们都找到的——我会进监狱的，里

尔也会进监狱的，你当然也得进监狱。”

费尔南德吸了一口烟说“那样的话，能和你及你的邪恶的朋友一起坐牢将是我平生最大的乐事了。”

埃尔米尔悲哀地叹了口气，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那么走人吧，”费尔南德回答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埃尔米尔无话可说，沮丧地离开了房间。

在1967年6月11日，埃尔米尔从伊维萨岛上消失了。又一次，他得四处奔波了，正如从前一样不停地漂泊，似乎这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生活。

二 落泊的匈牙利贵族



埃尔
米尔的传
奇故事在
1946年4月
的一个下
午开始于
巴黎。但要
了解这位
当时住在
雅可比街
的一间窄
小的画室
里画名人
肖像的艺
术家，我们
就得追溯
至20年代
的布达佩
斯，当时埃

2. 马蒂斯作品。

尔米尔·多里布廷——原名埃尔米尔·德·霍里——还是一个小孩，后来成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座监狱里的政治犯。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他的这一段历程。

埃尔米尔的家族是匈牙利中部的大地主，有着巨大的财产，并在巴拉顿湖附近有着大片的葡萄园。他母亲出生于一个犹太人银行世家，这个家族一直为奥匈帝国的国王们服务，他的父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驻土耳其大使，然后先后被派往两个南非共和国担任大使。埃尔米尔很少随父亲一起旅行，因为在他十六岁时父母离了婚。在这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前，埃尔米尔作为一个富有家庭的独生子过着无忧无虑、受人溺爱的生活。父母离婚之后则一切都变了。母亲再婚，丈夫比她年轻，从此埃尔米尔在母亲心中就没有什么位置了。

他在一间被称作保育室的完全隔离的房间里长大，由一个奶妈和几位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保育员照料。奶妈一直把他带到十四岁，此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她总是保护和安慰他；埃尔米尔与她的关系比父母还要亲。作为一个小孩，他很怕黑，奶妈常常坐在他床边直到他睡着。

他记得的最早的事是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半夜里醒来，房间很黑，一个人感到很害怕，于是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来到了客厅。

“我走下长长的转梯到了客厅。妈妈在那里，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衣服，戴着一顶毛皮帽子，身边站着一些人……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总有一群年轻人缠在她身边。突然有人告诉我我站在门口。我跑向她，也许还在哭——她抱起了我而当我想吻她时却发火了，她说：‘你把我的脂粉给弄脏了。’这就是我最古老的记忆。”

埃尔米尔小时候的生活是一种奢侈的中欧生活方式。他回忆说：“我们吃饭的用具都是银器和梅森瓷器。在风和日丽的季节，我们就到奥斯坦德、卡罗维发利、巴黎等地去旅游。我们都有马车和仆人。我妈妈去巴黎最大的时装店挑选衣服皮货——我记得她的一幅肖像画上从手腕到臂肘全戴着金手镯。我家的所有肖像